射落九個太陽之後

陳慧炯

或是永遠在逃避著一些什麼吧？

芒果樹的肥幹撐滿了天空，陽光却仍能由枝葉的疏縫處鑽際穿入，便見七彩的光暈在眼前浮湧、聳動著，一團團蠕蠕迫身而來的霓虹水母將我包圍、吞噬，咀嚼著我心中僅存的一些黯然褪色的快樂！所有的光之魔靈無孔不入的進襲，在我的意識中央染色，將一切的觀照鍍金，蹂躪著心神中任何無彩色的慾求。於是，感覺中仍然殘存著的生命活力，便一任在光影的調色盤上被洗落、消失。

1

而雨天是最快樂的時候。

每當棉白的雲塊逐漸在水藍的天際堆砌，我便等待。常常，新來的雲在原來的雲基上用力壓榨，於是所有的城堡、仙子、猛獸全在瞬間被擠揉成膨脹的漩渦，於是外圍的白綠漸次飄遠，終於整個雲塊舒卷開來，炸碎成空中一絮絮斑白的殘骸。但偶而，雲朵會越積越盛，幾綹烏紗蕾絲鑲上，立刻便見一柱柱黑雲從河堤的方向隆隆趕來，慘白的日頭頃刻便翳蔽不見，觸目至四野的玄色穹窿罩下時，第一劃電閃在甘蔗田上擊響。

每一場雨都是好的。門前園子裏有一排劍竹是種來當圍牆用的，雨珠總是會在較高的枝椏叢中累聚成一顆大水球，等葉片承載不住水球的重量時便會突地一折，就見一片水幕在下端狼尾草毛茸茸的葉片上爆散。那是我最愛看的「東京大轟炸」。不過這類轟炸家裏偶而也要上演。公家宿舍屋頂總難免有個把破漏，落雨時間一長便難免有滲漬，等天花板濡溼了一灘後，母親便得開始把晾在屋內的衣物掛到別的地方去，這時我就得盤算怎麼溜出門了。大人的脾氣總是奇怪的很，臉上的表情是隨著晴雨計變化的，不想挨罵最好是趁早走。

屋頂上的雨水會順著承霤大顆大顆地打在階前的地面，宿舍有多長，這些雨珠鑿出來的一坑坑水窪便緜延多長。雨勢稍大時，積水便會漫過坑窪的稜脊處而連成一條運河。坐在階前石地上，把兩腳浸在運河河塘中淋著屋頂上天然蓬蓬頭滴下的水泉，清澄的水面被翻攪出一股黃沙慢慢隨波瀰漫開來，挺有興風作浪的快意。或者，找一本用過的練習簿，一張張撕下來做成奇形怪狀的紙船順流漂去。一般它們是走不遠的，三月新栽的蔗苗正是青葱可愛，七月時整個蔚然成林，一條條白莖甘蔗在暖風中馥郁著濃濃的甜香，可是再茂盛的甘蔗也活不過大火流的七月，因爲太陽在燒灼著，因爲糖廠的收割機並不等待。所以我的小紙船是不可能走遠的，即使偶然有一艘遠遠地漂過兩三戶人家門前，下一排水珠依然會命定地將它打沉，一張白而破爛的紙便擱淺在土坑旁水凹中不再成船。

有時乾脆跑到巷子尾端也就是運河終點處，那兒有條陽溝供各家排水及雨水疏洩。從那兒放船便不再會被承霤下的大水滴所打沉。我可以看著自己的小船輕輕航去，想像著它愉快地滑過陡降的小坡，靈巧地拐個彎後衝進大排水管，跳向下面接駁的大圳後，便一路漂向不知名的異鄉。或著我就乾脆隨著船徑一起走去，可是從來就沒那艘小舟可以在排水管的另一頭也就是大圳中出現。站在大圳上，多的是菅草芒刺扎人，廢耕的菜圃上長滿不知名的野草

和蒲公英。撐開這些植物往左極目望去，甘蔗田遠方的堤防上，中央山脈和阿里山脈似乎剛由虎尾溪浴罷浮昇而出，臉上滿沾著河中的污沙，陰鬱地俯瞰著整個嘉南平原。每每一當陰雲密佈，這些山便肅肅然連袂而來，當雨下到最兇猛時，整座大山幾要貼至額際。可是它會消失的，當第一綫陽光射出時，所有的山便逐次隱退入山，終於所有的山離去不見，太陽再度肆虐著，而紙船的夢也只能如山般隨著溪上迷濛的水氣蒸騰而去。

不過若是颱風入境，那就該到河堤那兒去瞧瞧。這條堤防是上次八七水災後築成。中間有一條鐵橋橫貫將堤防分成兩邊，一邊是整個糖廠的廠區，另一邊則是由糖廠的同心公園延伸開來，涵括了鎮上大部份的住宅區。堤下便是河寬不過一丈的虎尾溪。不過那是指平時，一旦颱風來臨，河面有時寬達三百多公尺；平時突出河面標高達九公尺餘的橋墩，溪水也能冲漲地幾乎沾上橋上的枕木；溪床砂地上原本有著幾塊油菜田、蕃薯地也全在兼天湧起的烏濁狂濤中瞬息不見。常常的，我會看見大水漫過橋墩上的紅色警戒線，極目望去却只見河堤旁僅我一人，他們都不擔心？還是他們都相信太陽遲早要露面？遠方的烏雲濃得正好，預兆著還會有場豪雨，而我竟不能確定自己是否希望水頭會衝出堤防！

2

早些年糖業還不算太不景氣時，每逢甘蔗採收季節糖廠開工時，廠房總會招募一些臨時小工去做點雜碎的事。我們幾個友伴便也曾打夥去幹過兩個暑假。

童工通常只做一些個輕鬆的工作。比方說，虎尾總廠所用的甘蔗大都是由四方各鄉鎮採收，裝載上黑色的平台拖車再由糖廠本身的窄軌鐵路拉來廠區。這一類拖車運至終點後，便得分裝到手推的小台車上，由我們推到鍋爐那兒去榨汁熬糖。其實這樣的工作眞是夠舒服的了，我們不過是推車子進廠區而已，尤其因爲工錢是論車算的，日頭太毒時我們盡可找塊蔭涼處伸懶腰喝口水，不怕有人要催工。他們鍋爐區的工人可就不是那麼回事了。爐火的溫度究竟多少我並不清楚，不過每次靠近爐子時都會有馬上要變成炭末的焦慮。

後來和一個鏟煤的阿旺混熟了，我們便總愛嘲弄他那一身永遠弄不清楚的烏七抹黑，這時他就會隨便提溜起那個小鬼來嚇唬著要送進爐口當烤乳豬。玩笑開多了結果反倒是他自己被燒脫一層皮。據說是鍋爐滲裂，有一部份油料落下來，火舌因此猖獗地整個從爐口噴出來。直到那個暑假結束我都沒再看見阿旺，也沒打算去探望他的傷勢。只因爲…因爲我們都會是那樣的。比方說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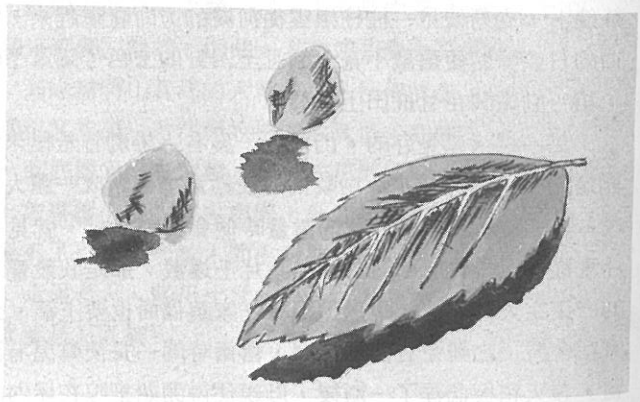
糖廠的甘蔗並非全部仰賴契作，也有部份是由糖廠自身耕種採收，我家附近有位阿婆，作人挺好，總愛包塊花布頭巾人前人後笑自己是老來俏，每當她種的蘆筍成熟時總會用那塊花布巾包著每戶鄰居送點兒嚐新。阿婆也是糖廠收割甘蔗時的臨時工，她是負責把拖刈機割下的甘蔗莖收束成捆，那天不知怎麼一根甘蔗插入拖刈機的刀輪中絞住了。據說阿婆原是要上去把那根甘蔗抽開，誰知那一抽使得刀輪又轉了起來……據說裝棺的時候，屍身怎麼樣也湊不齊全。

其實還不都是一樣的，我們都不至於會欺騙自己推台車便可以安然無恙。只是命運既屬無法預期，不如坐下來等待。每天下工時，我們都被准許可以從落在鐵軌上的斷殘蔗莖中挑一根回去。於是一排小鬼便並排坐在公園那端的河堤，啃著並沒滋味的白皮甘蔗，愣愣地瞧著太陽在溪谷遠方的沙洲上賣弄最後的一點光芒。那在霞光中閃爍著金紅瑰彩的魚鱗片雲點，等待著是這一天中最後的美麗吧！那在老榕的氣條間穿梭撲翼的麻雀，等待的是飽食之後的酣眠。至於頭上這些纏著人不放的蚊子呢？是準備要大吃一頓。而我，坐在堤上聆聽永遠的逝水的我，等待些什麼？太陽的落下？不免要想起曾看過一本紀念陳懷生烈士的小册子，記得書的扉頁是這麼寫著：「太陽雖已落下，但並不毀滅。」思之憮然。

那年我升國小六年級。

進國中後，暑假得上輔導課，便不能再浪費體力於一台車兩塊五的苦工。於是便循著兩位兄長的老路，趁著功課較閒或者放假時候，到戲院的畫室去當個兼差的學徒。由於畫室的每個人都是兼差打工，常常地我們便得連夜趕圖，免得戲一下片看板就要開天窗。記得那時正是二秦二林當道，李小龍成龍發威的年代。總是那樣，不論是輪由林青霞在上面擠眉弄眼，還是換上成龍打拳踢腿，反正片子一下，刷子蘸上白粉漆一抹，所有的英雄豪傑、千嬌百媚轉眼成空。於是再打格子描圖，也許肉彈艷星的大胸脯下正壓著成龍的大鼻子，却又何妨！

而夜總是溫柔。脚踏車輪輾碎的寧靜，水一般地又在



車後凝聚成形。彷彿我從來不曾經過，或者也就只是一些破碎的聲音，模糊的，零亂的，游移在有無之間。終於我不能瞭解疲憊的心爲什麼能得到滿足，如米開朗基羅在大教堂圓頂下的鷹架上，如梵谷在亞耳的炎陽下潑灑金黃。我唯一能理解的是，凌晨兩點是一件外衣，遮掩著不讓人看見我身上的油漆。



3

記不得了！也許是在幼稚園或者更小一點的時候，同樣的早晨，同樣是擁被而起，陽光穿過紙門在棉被上留下一格格波紋起伏的光形。而太陽都是這麼虛浮的吧？光柱中飄浮而過的發亮小顆粒是灰塵或者光的本質？而無論如何光都是浮誇不實，同一塊棉布，日頭直曬的地方和光照處旁邊的顏色一定是要相差很多。即使將整隻手放在陽光下，手指的間隙，手掌的背面，也都只能是黑暗。太陽只是表面的浮誇而已，而所有的遊戲、歡笑、生活，也都只是另一種光照下的虛張聲勢吧！是否我也只是光影中飄浮的微塵？即使到現在，我仍不能認知生命中的存在。或許只是爲著自己的無能吧！

但夏天的陽光總是濃烈的。

鄰居有一位高中教師，他妻子是我父親的同事。不知爲什麼，夫妻兩人時常會衝突而大打出手。三個子女中，老大老三是幫母親的，老二只好站在父親這邊。

老大旭夫是我們那一帶的孩子王，不單是因爲他的年紀比我們都大，也爲了他比誰都瘋。記得剛開始他是要造飛機，買了一大批的空軍雜誌，在他家石板圍牆上用粉筆畫了七八個正面側面透視圖，這便開始鋸木頭、釘釘子造將起來。飛機的下場很慘，似乎是不論我們怎麼拉，那個當引擎的舊馬達怎麼轉，飛機始終沒打算動一下。不過旭夫並不灰心：「把馬達拆下來，咱們做船。」於是又在石板圍牆上畫設計圖，一陣敲敲打打後，我們又與匆匆地拖著小舢板到虎尾溪去準備首航。下水後倒是浮得挺好，只是一發動馬達才發覺槳葉離水面太高，船根本不動。拉回去改造幾天後，我們又哼唷哼唷地拖來下水了，這次槳葉倒很爭氣，水花打得四處亂濺。問題是拆下了舵的小船只能在河心中打轉，像個沒頭蒼蠅一般。最後是旭夫去問了關於裝舵的曲軸價碼之後，河上探險只好不了了之。

但生活並不總是這樣的。時常，夏日午後會有一聲爆雷響過，於是旭夫的母親推開紗門衝了出來，接著是旭夫，慌忙得連拖鞋也來不及穿，然後便是那位高中老師揮著拐杖朝旭夫砍去。我曾經就這麼呆呆地站在旁邊看著，看著旭夫抓著拐杖的兩頭架在走廊的柱子上，父子兩人隔著柱子狠狠地瞪視。那時，狂暴的蟬聲參差著，夏日的炎陽正好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樣驚慌而又憤怒的眼神。但不久我發覺自己也必須做同樣的抉擇！只不知一個白日夢患者究竟能活多久？

父親身旁總不缺一些肯跟他共用他的東西的朋友。於是，升高中那年暑假，我被迫選擇是要離家出走還是替父親的朋友他令郎做槍手。終於是去考了，在八月，是一家座落在我甚至不知屬那一縣境內的糖廠附設半職業性高中。

曾記得看過這麼一段寓言：一位魔術師有兩個孩子，但老二却是個天生的瞎子。某日老大要出去玩時，老二扯著他的袖子希望也能一起去。老大只說：「帶你這個沒眼睛的多礙手礙脚。」老二的哭聲使得他父親趕來安慰他，並答應給予一切他所要求的。「那我要能看得見！」「那是不可能的，孩子。」魔術師嘆息著：「上帝並不曾賦予我這份權力。要求別的吧，只要辦的到我都會給你。」於是這失明的人大吼著：「那我要求您把太陽毀掉。」

太陽還是不該毀滅的吧？不曉得哪！只知道放榜後我代考的那人竟是榜首。多麼不合時宜的榜首！父親的朋友幾乎是怨懟的向父親訴苦，說他兒子因爲成績太高以致於不敢去就讀。

只好用開學在即爲藉口踉蹌逃到台南，那時鳳凰花都已謝了。